

王 凱 著

諸葛亮的故事



襄樊日報社
襄樊市隆中管理處

诸 葛 亮 的 故 事

王 凯 著

襄 樊 日 报 社
襄樊市隆中管理处

《诸葛亮的故事》是一本通俗的历史人物故事。

诸葛亮，字孔明，公元一八一年（东汉灵帝光和四年）出生于琅玕郡阳都县（今山东沂南县），十四岁来襄阳，后隐居隆中长达十年之久。在这里，诸葛亮一面躬耕苦读，拜师求学，一面广交名士，了解全国的政治、军事形势，研究治理国家社会问题的战略。公元二〇七年，诸葛亮怀着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，出山辅佐刘备，显示了非凡的才华，成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被后人视为智慧的象征。

《诸葛亮的故事》一书记叙了诸葛亮从山东来襄阳后十余年的学习、生活情况，展示了诸葛亮胸怀大志、勤奋好学的精神风貌。

《诸葛亮的故事》，一九八四年曾在《襄樊日报》连载。这次编印成册时，作者对若干章节作了修改和增删。由于缺乏历史资料，编印时间仓促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— 编 者

责任编辑 徐 进

封面设计 胡 杰

封面题字 潘正贤

插 图 小 兵

责任校对 邱厚强 蔡光忠

文字校勘 楚 湘

目 录

孔明出世.....	1
祸不单行.....	6
初用心机.....	9
立志救国.....	14
刘表其人.....	18
翩翩少年.....	22
才子罢宴.....	26
一语惊人.....	29
有志则成.....	33
隐居隆中.....	36
躬耕高吟.....	39
隆中聚会.....	43
割麦拜师.....	47
喜得兵书.....	51
推演阵法.....	54
恩师指路.....	59
言传身教.....	62
八阵雏形.....	65
倾慕管乐.....	69
书山有路.....	72
灵山点化.....	75
卧龙先生.....	78

阿丑姑娘.....	81
不谋而合.....	86
无风起浪.....	89
事出有因.....	93
初议刘备.....	96
投石问路.....	99
阿丑发难.....	102
双管齐下.....	105
卧龙迎亲.....	109
初闻卧龙.....	115
借宴荐才.....	118
一试刘备.....	122
英雄所见.....	125
兵家之虑.....	128
二上隆中.....	131
非主不依.....	136
三顾茅庐.....	140
卧龙出山.....	143

孔 明 出 世

汉灵帝光和四年冬（公元一八一年）。山东琅玕郡阳都县境内，一匹骏马风驰电掣般地奔跑着。马上坐着泰山郡郡丞（郡太守的助手），复姓诸葛，名珪。他是昨天接到爱妻章氏的家书后，从泰山郡日夜马不停蹄赶回老家的。马，已经象箭一样在往前飞奔，诸葛珪却仍然频频扬鞭催马。从他那紧锁的双眉和凝聚的双目中，可以断定他家中有何大事即将发生。

数九寒冬，诸葛珪顶着刺骨的北风，冒着一阵紧似一阵的大雪，已经赶了两天一夜的路程。实在是人困马乏了，他不得不在日近黄昏时，投驿馆歇下。本来，他打算换过马匹，在驿馆稍歇，等风停雪住后再走。然而，他却说什么也耐不住性子，安不下心来。眼前闪动着妻子的身影，耳边回响着妻子的呼唤声。是呀，妻子的临产期已经超过一个多月了，怎么还没有分娩呢？这是个不祥之兆，也许会难产！是不是怪胎？会不会……想到这里，本来就不平静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，好象有什么可怕的事马上就要发生。诸葛珪再也坐不下去了，猛地冲了出去，重又跨上骏马连夜往家赶去。

风卷着雪，雪借着风在大地与苍天内飞舞着。诸葛珪望着一片白茫茫的世界，感到是那么孤独、那么凄凉。真是触景生情呀！一时，人生的坎坷、世态的炎凉以及仕途的艰辛全涌上了心头。酸、甜、苦、辣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这半年

来，朝中掌权的宦官突然对他的远祖诸葛丰关心起来，几次三番催他追忆、记叙远祖当年在朝与奸臣贼子斗争的详情。开始，他准备借此机会把远祖忍辱负重写下的《司隶泪书》拿出来公诸于世，以雪诸葛氏几百年来的不白之冤。继而静心一想，反复三思后，不禁又心惊胆战起来。啊！这不是要借助于他的手笔，把诸葛氏家族卷入外戚、宦官那无休止的权位之争吗？好一个借刀杀人的诡计！幸亏没有拿出《司隶泪书》。于是他借口家无远祖记叙把事情给推了。可是，权奸们说什么也不相信，硬是软硬兼施，一次又一次地逼他写出来。这使他如坐针毡，昼夜不得安宁。他已经预感到一场大祸即将又一次无情地降临到诸葛氏家族中来。事情也是明摆着的。谁都知道当今皇上刘宏是个昏庸透顶的家伙。他根本不理朝政，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大权被外戚和宦官走马灯似地轮番掌管着。外戚掌权，宦官就千方百计地设计把外戚搞垮。宦官掌权，外戚也百计千方地罗织罪名把宦官弄倒。一方得势，就要把另一方杀个鸡犬不留。最让人痛心的是，不管谁掌权，都是换汤不换药，总是除了整人以外，都要变着戏法残酷地统治、欺压人民。好象他们在进行着一场看谁干坏事多的竞赛一样，弄得举国上下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搞得四海之内到处是流离沟壑、卖妻鬻子、裸行草食的悲惨景象。人民可真是到了没法活下去的地步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朝中比较正直的官员憋不住了，他们硬着头皮、冒着风险站出来说几句良心话，办几件公道事，马上就被外戚、宦官指控为“党人”，重的杀头灭族，轻的丢官、下狱或是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。一次两次，谁还敢出来说话呢？

历史竟会在一百多年的进程中，出现如此惊人的重复！

他的远祖诸葛丰，也是处在外戚宦官弄权的时代。他是西汉元帝时的司隶校尉（巡察官，专门掌管对京师各级官吏的纠察大权），就是因为刚正不阿，铁面无私，率先犯颜而失宠，最后被乱臣贼子乘机罗织罪名，含冤而逝。今天，朝政到了如此腐败的地步，却叫他记叙家祖的这段辛酸史，明摆着是要把他这个愤世嫉俗的郡丞卷进去。他能黑着心那么干么！不干，大祸就会临头。

诸葛珪沉思着，权衡着利弊吉凶，全然忘了自己是行进在无情的暴风雪中。

午夜三更时，诸葛珪终于赶到了家。

诸葛玄一把抓住走进门来的诸葛珪，没头没脑地就是一句：“大哥，可把您盼回来了。”

诸葛珪正要答话时，从内室传来了爱妻痛苦的呼唤声：“珪君，快——回——呀！”他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，急切地问道：“玄弟，你嫂！她……”

诸葛玄一边让侍女把老爷归来的消息告诉夫人，一边为诸葛珪拍打身上的积雪，说：“大哥不必惊慌，嫂嫂就要分娩了。”

“嘘——”诸葛珪长长地出了口气，一下子松弛了许多。他想，妻子已经生过一男二女，这次虽说超过一个多月临产，世上也是有的。只要小心伺候，估计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。想到这里，心宽了。他舒展了一下双臂，便吩咐侍女温酒来暖暖身子。

外面的暴风雪渐渐地平息下来，天也快亮了。诸葛珪守候在内室外，没有一点倦意，往事一幕幕在他的眼前又拉开了：妻子章氏，本是大家闺秀，自小聪明美丽，手巧心灵，十几岁上，就以精通琴、棋、书、画而在阳都县内外闻名。当

年，多少名门望族到章家联姻，都被她回绝了，她甘愿下嫁到家道中落的诸葛氏。为此，诸葛珪曾发誓要金榜题名，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一则为国为民报效当今，二则光宗耀祖名垂青史，三则也不辜负爱妻的一片痴情。然而，妻子却几次三番地劝他早日辞官归田，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，当一名与世无争的学士。似乎她早已把这个纷乱的世道看透了。可是，他不听妻子的劝阻，要做一个叱咤风云的七尺男儿，要当一名铁面无私、为民除害的清官。结果干了二十多年，一事无成不说，还碰得头破血流。他憎恨奸逆当道，他哀叹忠臣死得无辜，人民走投无路；他后悔不该当初没听爱妻的话，悔不该……可是他不甘心，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了却一生吗？诸葛珪无限痛苦地沉思着。

东方渐渐地发白了。一轮红日升上了天际，照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，显得格外耀眼，格外明亮。突然，内室里传来了“哇——哇——”一阵婴儿落地的哭声。这哭声划破了黎明时的寂静，给诸葛氏家族带来了吉祥如意的福音。人们的脸上都有了笑意。

接生婆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内室外，她满脸堆着笑容，冲着诸葛珪道：“恭喜老爷又得了位小公子！”

诸葛珪心花怒放地笑着说：“哦！哦！果然又是一个儿子。嗯，夫人的身子……”

接生婆不等他问完就笑眯眯地答道：“好！好！夫人还请老爷给孩子起个名字呢！”

诸葛珪兴奋地说：“我起，我马上就起。”

忙乱了一夜的家，随着婴儿平安地降世，此时显得异常的宁静。诸葛珪心中思量着，该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？他想到自己风雪夜归，想给孩子起名诸葛归。可是这“归”

字又和自己的“珪”字是一音，不妥当，也犯忌。算了！猛地，他想到妻子等了他一个多月，不早不晚，等到他回来，在天亮前给他生了一个胖儿子，觉得这是个吉祥之兆。对，我何不在“明”与“亮”二字上作文章？嗯，好！干脆就叫诸葛亮，字孔明吧！

祸不单行

转眼，十年过去了。

阳都县城外，诸葛氏的墓地上，立起了一块新碑。诸葛亮的母亲突然离开了人世。

诸葛玄站在嫂嫂墓前，望着爬在坟上号啕大哭的五个侄儿侄女，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，老泪横流着。真是祸从天降呀！几天前，一直跟随在诸葛珪身边的侄儿诸葛亮，在老仆诸葛友山的护送下，从泰山郡冒着暴风雨突然回来了。他们主仆二人给这个宁静的家带来了凶讯：诸葛珪被下狱了！诸葛亮的母亲章氏，拖着虚弱的身子，听到丈夫被抓的消息后，好似一声晴天霹雳，吓坏了。

要弄清这件事，还得从头说起：原来，诸葛珪是个血气方刚的硬汉子，自从他拒绝记叙远祖诸葛丰当年在朝与奸臣贼子斗争的事情后，朝中当权的宦官就翻脸了，他们断定诸葛珪不跟他们一条心，将来一定是个祸患，于是把诸葛珪看成了眼中钉，肉中刺，要想方设法除掉他。起初，他们派人到泰山郡暗暗地搜集诸葛珪的情况，想借别人的嘴罗织诸葛珪的罪名。谁知诸葛珪不但办事认真而且清廉谦恭，待人和气，是个宁肯自己忍辱负重，从来不得罪人也不徇私情的人，每天，他除了办理公务外，从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一心一意地待在家里教导他的爱子诸葛亮。所以，就是那些平时与他有点不和的人，也只能说他一些类似古板、迂腐的言辞，要罗织他的罪名还真是件难办的事。这样一来，朝中当

权的宦官对他就更不放心了，认为他是一个跟他远祖诸葛丰一样能屈能伸，心底城府的人。所以非常怕他，于是就更加恨他。越怕越恨，就越发要害他。可是又无从下手，怎么办呢？最后，他们决定派坐探日夜监视他，跟踪他。

尽管诸葛珪小心谨慎地处世，泰然自若地行事，但他内心对宦官、外戚的弄权却越来越不满，对腐败的朝政越来越看不惯，那忧国忧民的思想越来越沉重。

正当此时，有一个在京城丢了官的人从泰山郡路过。郡太守因与此人有旧，想热情地招待他一下，借此宽宽他的心。但是，郡太守又怕嫌疑，就叫诸葛珪暗中代他办理这件事情。这样的事诸葛珪怎么会推辞呢，便一口答应下来。于是他特意邀请了几个知己的人陪那个丢了官的人在一起吃酒。开始，彼此心照不宣，一个劲地喝着闷酒，谁也没有多余的话。谁知酒过三巡，借着酒劲胆子都壮了，话匣子一打开，没几句便议论起国家大事来。他们慷慨激昂地骂了几句权奸误国、战难害民的话，盼望能出现一个力挽狂澜、拨乱反正的人物，出现一个内清君侧、外抗强敌、扫平四海之内豪强割据的局面。就在他们指点江山的时候，坐探带着人进来了。这下子可不得了啦！诸葛珪硬是被指控为“党人”，下了狱。

没两天，阳都县原来与诸葛氏有私仇旧怨的豪强，便得到了诸葛珪下狱的消息。他们一策划，认为不能坐失良机，便带领恶奴以铲除党患为由，冲进诸葛氏的庄园，打伤诸葛玄，霸占了诸葛氏的大部分田产家业。卧床不起的章氏，眼看着好端端的家业毁于一旦，悲愤地大叫一声：“天理何在！”一口气接不上来，活活地给气死了。

国难家仇，在幼小的诸葛亮心中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

痕。

诸葛珪是为泰山郡太守招待故旧而被指控为“党人”的，太守自然要为诸葛珪斡旋，说什么也不愿治诸葛珪的“党人”罪。可是，朝中那几个欲置诸葛珪于死地的宦官，好不容易抓住了诸葛珪的把柄，说什么也要加害诸葛珪。他们一方面威胁郡太守，一方面买通狱吏折磨诸葛珪。不久，外戚又把在朝中掌权的宦官整倒了，郡太守这才理直气壮地下令放出诸葛珪，并执意要诸葛珪官复原职。然而，在狱中九死一生的诸葛珪，早把一切都看透了，他打心眼里决心尽快回到妻子身边去，跟她过一个安安静静的晚年。

诸葛珪真的辞官归田了。谁知当他风尘仆仆赶到阳都县家中时，才知道诸葛氏家族因自己被指控而受到株连，早已家破人亡了。五个没娘的儿女见了，一个个哭得象泪人儿一般。望着眼前的情景，诸葛珪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。顿时，他觉得天旋地转，气涌心头，惨叫一声“爱妻”，口吐鲜血晕过去了。

从此，诸葛珪怨恨忧愤，终日长叹，没多久便茶水不进，凄惨地死去。

诸葛亮兄妹五人成了孤儿。

初 用 心 机

诸葛亮从小就没过上一天太平日子。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失败后，他的家乡就成了豪强们争夺势力范围的战场。这会儿，曹操打败了陶谦，琅玕一带又成了曹操的天下。

曹操，字孟德，小名阿瞒，沛国谯县人（今安徽亳县），宦官家庭出身。这个人从小就聪明伶俐，善于心计。他文章写得出色，武艺也不错，既精通为人之道，也娴熟各种政治手腕。十九岁举孝廉，二十岁就出任谁也不愿当的洛阳北部尉。上任第一天，他就别出心裁地设立了五色杀威棒，叫人挂在洛阳城四个城门上，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横行霸道的皇亲国戚，达官显贵。当时，汉灵帝的宠臣中常侍蹇硕的叔叔，根本不把曹操的法令放在眼里，竟提刀夜行，被曹操巡夜拿住。中常侍蹇硕，听说叔叔被抓，只是冷笑两声便四平八稳地等着北部尉来给他赔罪。谁知这个小小的北部尉曹操居然不怕大豪强蹇硕，硬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用五色杀威棒把蹇硕的叔叔活活地给打死了。从此，曹操的威名大振。

董卓专权后，曹操气得弃官不做，跑回家乡招兵买马，首先打起了讨伐董卓的旗号。要说打仗，曹操总是冲在最前面，那个猛冲猛打的劲儿，跟随他的将士没有一个不服气的。曹操还有个怪脾气，不管到哪里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有没有贤才。他爱跟有本事的人打交道，用起人来，不管你是三教九流，不问你出身贵贱，只要能出谋划策，领兵打仗，他



破格提拔，重重奖赏，所以，跟随他的大都能舍生忘死地为他卖命。但是曹操也非常奸诈，疑心很大。董卓追杀他的时候，他父亲的好友吕伯奢很赞赏他，热情地招待他，千方百计地想叫他多住几天，曹操却疑心吕伯奢要害他，于是不分青红皂白，一口气把吕伯奢一家杀绝了。事后，他虽然很后悔，却不愿认错，竟说出了“宁肯我负天下人，也不叫天下人负我”的话。难怪世人说他是“乱世的好雄，治世的能臣”。

曹操占领徐州后，得知琅琊郡的诸葛玄是个满腹经纶、文韬武略兼备的人物，便派人带着厚礼到阳都县，要请诸葛玄到他那里去当谋士。

诸葛玄可不愿到曹操那儿去，三言两语跟曹使闹僵了。

正当诸葛玄急得坐立不安、愁思独饮的时候，诸葛亮笑眯眯地来到他身边，扯着他的袖子说：“叔父，侄儿和大哥把曹使他们赶走了！”心情烦闷的诸葛玄，冲着这个平时他最喜爱的侄儿嚷道：“去！去！眼下是闹着玩的时候吗？”

诸葛亮一看叔父那神情，急忙认真地说：“真的，是侄儿和瑾哥把他们赶走了！谁闹着玩啦？”

“什么什么？你跟瑾儿把他们赶走了？”诸葛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厉声正色道：“你兄弟二人有三头六臂，能赶走他们！”

诸葛亮毕竟是个只有十三岁的孩子，经叔父这么一问，好象受了多大的委屈，撅着嘴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向叔父说了一遍。

原来，诸葛亮兄弟二人见曹使动了气，眼看就要动武，也急了。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终于想出了个好主意。他二人背着叔父到驿馆去见了曹使。一个说：“叔父早就慕曹公

的大名要去投奔。”一个说：“只是眼前事情麻烦了，到了想去也去不成的地步。”曹使拉着腔调说：“那是为什么呀？”诸葛亮马上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说：“哎呀，大人还不知道呀？现在各家都派人住在阳都县请我叔父呢！”曹使一听，倒抽一口冷气，问道：“都是谁呀？”诸葛亮扳着指头说：“陶谦的人，吕布的人，袁术的人，还有您老大人。您说叔父跟谁走呀？”曹使听罢也没了主意。诸葛亮心中暗喜，急忙凑到曹使的耳边说：“叔父有苦难言，才叫我兄弟二人前来把详情禀告大人，请大人连夜赶回徐州，请曹公多派点人来接我叔父，越快越好！”曹使信以为真，便匆匆赶回徐州去了。

诸葛玄一把抱住诸葛亮，激动地拍着诸葛亮的头说：“有见识，有胆略，象咱们诸葛氏的后代！”谁知诸葛亮却突然问道：“叔父，曹操真的再派人来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诸葛亮的一句话，问得诸葛玄又犯起愁来。是呀，曹使被两个侄儿用心机赶走了，毕竟是暂时的。曹操可不那么好对付。要是曹操真的派人来接他，岂不是弄巧成拙？那时生米可就成了熟饭了。怎么办呢？

诸葛亮好象猜透了叔父的心思。他一边拿起酒壶给叔父上满酒，一边小心地说：“叔父，侄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？”

诸葛玄举杯一饮而尽，然后和蔼地说：“亮儿，有什么话只管说吧！”

诸葛亮着意地挑着字眼，拣着词儿说：“叔父不是常常教育孩儿说‘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当能上能下，能屈能伸，以四海为家，一心为国为民’吗？”

诸葛玄望着诸葛亮点着头说：“是这个道理。”

诸葛亮突然把话锋一转说：“那叔父何必为这点小事犯